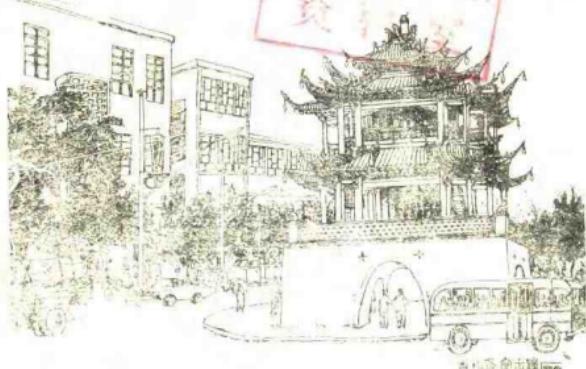


38.02

平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委员会编印

目 录

- 雷启霖自述 李牧柯整理 (1)
冒良辰的回忆片断 武承爱整理 (40)
徐保字简介 包焕文 (78)
平罗滩羊 孙学武 (82)
平罗县公路交通概况 祝元先 (89)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 牛存义
..... 马永庆 (99)
平罗回族的婚俗 丁一波 (108)
秦腔老艺人高升平的艺术生涯
..... 来丰宗 (117)
平罗县农业发展概貌 吴存孝 (126)

雷启霖自述

家世

清代，宁夏为府，民国初年是甘肃省属下的四道之一。我的家就在宁夏道属平罗县聚宝堡——今石嘴山市尾闸乡。

据我家老人说，我家祖先并非宁夏土著，至曾祖父始由甘肃靖远地区逃荒到宁夏府平罗县城东之正闸堡定居务农。曾祖父名叫雷兆瑞，生有三男一女。后来，曾祖父又带他的大儿子雷鸣乾（我的大爷）和三儿子雷鸣凤（我的爷爷）去平罗县黄渠桥及聚宝堡一带当长工或给来往于宁夏、包头之间的船主拉船。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积攒了一些钱，在聚宝堡买了一些土地，就长期落户了。他的二儿

子仍留在正闸堡务农，另成一支系了。曾祖父去逝，他的一女嫁给住在宁夏县张政桥（现银川市掌政乡）赵姓，我叫赵家姑奶奶。到我的大爷爷和我爷爷主事的后期，我家已发展为小康之家了。

我大爷爷生一子，名叫雷含章，排行为大，我叫他大爹；正闸堡的二爷爷也生一子，排行为二，我叫他二爹；我爷爷生二子，长名雷冲汗，排行为三，我叫他三爹。次名雷章汗，排行为四，即我的父亲。我大爹未上学，跟随大爷爷和爷爷在家种地，他不但善于种庄稼，而且是建造房屋、做木活、锻碾磨的能手。我二爹先在正闸堡务农，后来学会了粉匠手艺，在平罗县城开粉房。由于他的手艺好，雷家粉房的宽细粉条誉满全城，因而他家也成了有余之家。因为我大爷爷会管家，家业日渐兴旺。所以我三爹和我父亲都被供给上学读

书，并中了秀才。我三爹雷冲汗还考上了拔贡。上京朝考后，被委任为山西霍州直棣州州判。未几，于辛亥革命后他返回家中。他虽然能诗能文学历功名比较高，但性格沉默死板，不善交往应酬，回家后只在小学教书，在乡村当绅士，最高任过黄渠（惠农渠）上的首事之职。我父亲雷章汗在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后，曾上过宁夏府中学堂。这个中学堂是宁夏最早的一所中学校，它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清末秀才和学而未成（即没考上秀才）之人，学生每月每公费是二两纹银。大家吃的很好而有余。我的父亲从这个学校毕业后，回平罗县城任小学教员。当时，宁夏府的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盐池、镇戎七个县，大体上都已建立了一所完小，名叫两等小学校。不久，辛亥革命兴起，平罗群众响应起义。清军残部马麒带领西宁军前来平罗镇压民

军，入平罗县城屠杀时，我父亲遭难惨死。我大爷爷去逝后，我大爹继而掌管家事，家业有所发展，土地扩大到一百多亩，又开设了油房和药铺。以解放后土改标准衡量，我家就算是比较大的地主了。但为时约十二、三年，因家庭不和；苛捐杂税繁重。家业也就随着败落了。这在宁夏好象是一个规律，有钱的家庭，一过三代，极少不倒灶散伙。到我上中学时，我家已分成两支。我随我三爹雷冲汗这一支生活。这时，我家大家庭的架子虽还存在，但由于家里吸大烟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家境更显困难，每年债台高筑，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青少年读书时代

一九一六年我十一岁时，开始在平罗县城两等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就是清末成立的公立学校，群众称之为“洋学堂”。那时候，宁夏只在县城才有公立小学，在乡村还是私塾。我家

在距离县城七十华里的乡村，本应读私塾。但是辛亥革命后从山西回来的我三爹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又在县城小学任教，遂让我去县城公立小学读书。记得当时随我三爹去县城小学读书的还有我家堂叔兄弟五人，那时候入学堂读书的人很少。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住读生，学校设有灶房，学生每人每月自带白面十五斤，黄米一斗，麻钱二百文，入灶吃饭，公家还给每个学生发四百文补助，但时间不久就停止了。

当时，平罗县西等小学校长是孟尚义，字质生，原籍贯平罗县遂城堡（今五香乡），原是清末秀才，废科举后，又去兰州文高等学堂升学，毕业后回平罗县当了平罗县两等小学校长。此人既有四书五经的底子，又学到了新知识，学问较博，能文能诗，更长于历史。教书也教得好，故誉满全县，人皆尊称之为孟老

师。这个称号是当时社会上对念书人最尊敬的称号。这个学校的教师也多为清末秀才，也有学而未成又在清末宁夏府中学堂读过书的，如征协中、王清臣等。那时候的学校教科书也含有民主、自由、科学的内容。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课本上还印有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的头像。这些教师也受到新思想影响，说民国好，帝制不好。我来到高小以后，除课本（包括算术、地理）外，还选学一些其他文章，主要是《东来博义》上的文章，以及古文如“出师表”之类。因此，我自己的思想也受到熏陶。认为专制不好，民国自由一些，新学校也提倡剪发、天足、鞠躬行礼等新风俗，反对封建迷信。但是在家里，封建迷信仍很严重。如每逢初一十五和节日，人们就要烧香磕头。这样一来，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新学堂的学生回到家里后，要同这些封

建迷信和旧的社会习俗作斗争。譬如说，照旧俗，到过年时，我们一定给舅舅拜年，家里的老人硬要叫我们行磕头礼，我们则偏要行鞠躬礼，我家住在农村，读书费用全靠卖粮食。而当时粮价却非常便宜，用毛驴驮一口袋粮食去到集市上，才能卖一块多银元。日用百货的价格则很贵，如买几尺日本机织洋布做一件衣服，就要出卖很多粮食。所以家里人总是不肯让我到县城里去读书，学费也很难解决，读书哪象现在这样容易。

一九二二年，我由平罗县两等小学毕业，原想去兰州升中学，但因学费困难，未能如愿，就在这时，甘肃省立第五中学虽已在宁夏城（银川）成立（当时宁夏是甘肃省属下的一个道），可是仅准原在兰州第一中学正读书回宁夏的一批宁夏籍学生入学，成立了一个班，没有另外再招收学生。这一年，我没有入进宁夏

中学，不得已暂时报名到马福祥办的蒙回师范读书。一同报名的还有平罗县两等小学同班同学读尚彦等。次年（一九二三年），我们两人才又考入了第五中学。当时，甘肃立省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同在一个校址，校长、教员也是一套人马，实际上是一个学校，两个名义。五中、八师是由李秉彝先生提倡创办的，他并任第一任校长。李秉彝字德生，平罗县通城堡人，清末秀才，幼时家贫寒，但能刻苦读书。据他家后辈人说，他常吃粗米淡饭，麸面馍馍，上学时怕人笑话，先爬于渠沟里吃，待吃完后，才赶到学校。因他书读得好，考秀才名列前茅，声誉就很大，后来科举废了，他又升入清末兰州文高等学校，毕业后，曾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教师。他对旧学造诣较深，为人正直清廉，深得道尹，镇守使衙门的支持，所以办学校比较顺利，也办得不错。当时学校里的教师有教国文的

徐念东（贡生）、邓子清（拔贡）等。之后，李校长又从北京新聘请来一批教师，如教理化教员陈振纲、地理教员余义晋、英文教员杨集瀛、朱贵吾、唐筱舟等。这些从北京聘请来的教师都参加过“五·四”运动，受过新思想的熏陶。他们到五中、八师任教后，经常结合教学讲“五·四”精神。提倡学科学、讲民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宣传反帝爱国，教育青年人选择革命道路。同时在北京、天津读书的甘肃籍学生来往途经宁夏时，经常举办演讲会，介绍“五·四”运动情况，宣传反帝反封建，学科学、讲民主，“救亡图存”。所以一般学生都受到了一点新潮流的影响。这在当时只能说是思想上的启蒙，还谈不上对革命有什么较多的认识。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借收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校址之故，陈振纲、唐筱舟等老师发动了

两校学生狠打宁夏城豪绅刘鹤轩蔡之壁事件。当时，师范附属小学校址被豪绅刘鹤轩霸占，几经交涉不予归还。一天，由师范本科大学生领头，其他学生浩浩荡荡跟随，在一个庙会戏场中找见了豪绅刘鹤轩及蔡之壁，大打一顿，把刘鹤轩的腿打坏了，蔡之壁灰溜溜地跑了。事后，豪绅们向法院告状，唐筱舟当律师替学生辩护，结果官司打赢了，附小校址收了回来。从此，宁夏城里的豪绅再不敢逞凶招惹学校。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掀起来后，陈振纲等教师们在学校发表演讲，宣传反对日本侵略，组织“护案后援会”，提倡抵制日货。学校上街游行宣传，工商各界罢工、罢市，组织募捐，反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五·卅”运动在学生和一般群众中影响很大，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后，我们平罗县在中学的学生，反对贪赃枉法

的前平罗县知事王之臣，使之退赃款两千五百银元。我们成立“学社”，以此款发商生息，补助贫苦学生。我们还经常与平罗劣绅作斗争，打击他们的凶势，使之消声敛迹。宁夏县在中学的学生，也反对贪污县知事，得退赃款，成立学社，兴办公益事业。

西安求学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部国民军来宁夏，革命宣传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二五年夏，冯玉祥属下的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为解决甘肃问题，由绥远经宁夏前往兰州，宁夏开始成为冯部西北军的势力范围。一九二六年秋，国民军“五原誓师”前后，冯军大部部队入甘援陕经过宁夏。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冯玉祥部队做政治工作。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反对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

国方略”，“建国大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共党员刘伯坚任冯部国民军总政治部部长。各师、团也设有政治机构，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其中做政治工作，总政治部还组织宣传队，经常深入学校和街头做宣传鼓动工作。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宣传革命理论。从此，青年学生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国民军在宁夏的宣传活动，对宁夏的青年学生和我自己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时我们都很幼稚，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认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进步。在这些思想影响下，一般青年学生打开了眼界，追求进步，亦想到外地去读书求学。一九二六年底，我从中学毕业后，也很想到外地去升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一时未能实现。

一九二六年冬，于佑任经宁夏到西安后，

于一九二七年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目的是培养各种人才，使之参加社会工作。学生是要求甘肃、宁夏等地保送的，中山学院设有地方行政、财经、党政、教育行政等各类人员养成班。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乘此机会我和李雨村、张子冕、李廷栋等人，还有中卫县的袁金章，一起被送往西安中山学院学习。另外，原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孙俭（孙克廉）、陆宣路（路景机）、孙常山等人，因为一九二六年刘振华部队包围西安后西北大学停办了，他们返回宁夏。一九二七年也同我们一起去中山学院候职。我和李雨村、李廷栋等在教育行政人员养成班学习，不久，中山学院改为中山大学。我和李雨村、李廷栋以及从河南开封训政学院归来的谈尚彦、伍元浑等考入了中山大学预科。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学闹学潮，反对校长于天休，学潮的背景是进步的，因为冯玉祥当时已

倒向了蒋介石。从宁夏去的学生是这次学潮的主要成员。李雨村是学生会主席，是学潮的主要领头人之一。这次学潮坚持时间较长，闹得学校也停办了。学潮平息下去之后，宁夏去的一批学生被开除了，暂时住在旅馆里。

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开始前，冯玉祥部队集中河南，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部队失败。蒋介石的势力控制陕甘宁地区，中山大学也就散了。在西安的宁夏学生遂于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〇年春先后转往北平。

参加宁夏留平学生会

我是于一九三〇年春到北平的。当时，原在宁夏中学的同学殷占雄已先我到北平大学农学院上学，住在钓鱼台（农学院校园）。我们去北平的目的是升学，但没有证书。那时，国立大学招生比较严格，一般是难于考取的。我们看到报考国立大学没有希望，就以同等学力的

名义找关系考入了私立大学。我和谈尚彦、李廷栋、袁金章考入了中国大学。任元浑、李雨村考入了民国大学。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从宁夏又去了一批学生，有阎廷栋、刘兴汉、高尚信、征克非、白虹剑、路秉鉴、梁飞彪、潘钟林等。他们都上了大学，接着又去了孙殿才、王绪祥、张致和、李天才、雷喜霖、高志刚、俞占鳌、刘廷栋、贺文绍等。这些人中有的读中学，有的上补习班准备考大学，有的因是中共党员，一面住学校，一面做党的工作，如王绪祥、孙殿才、路秉鉴、潘钟林、李天才等参加了北平党的地下工作。在我们去北平以前，最先从宁夏去北平上大学的还有张光普、张庆荣、吴三多等。但他们在我到北平以前就已从大学毕业，二张回宁夏，吴去美国。这一时期，在北平的宁夏籍学生共有二、三十人之多，可以说是宁夏人外出学习最多的